

●主 编 任绍曾
●副主编 马博森

LANGUAGE · SYSTEM · STRUCTURE

语言 · 系统 · 结构

杭州大学出版社

Language • System • Structure

语言 • 系统 • 结构

主 编 任绍曾

副主编 马博森

杭州大学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 12 号

语言·系统·结构

主 编 任绍曾

副主编 马博森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

浙江金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75 印张 244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1035-803-0/H·046

定价:15.00 元



前 言

第三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于1993年6月17日至20日在杭州大学举行。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河北、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和浙江。有5位海外学者专门与会。提交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共32篇,我们从中选择了20篇,编成这本论文集,以期对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有所促进。

这本集子里的论文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际应用;既有对英语的分析,也有对汉语的研究;内容涉及音位学、句法学、语用学、话语分析、文体学、翻译、外语教学等领域,反映了我国学者在系统功能语法研究和应用方面的成果和水平。

如果说1991年中国语言学界对系统功能语法已经从客观介绍发展到全面评价,从机械模仿发展到灵活应用,那么到1993年系统功能语法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又深入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学者们已经进入了对语言系统的研究,如对汉语疑问语气系统,汉语主位系统网络的研究。系统是语法描写中最为抽象的范畴,可以进行语义选择的系统构成语言的深层。此外,对某一语言(如汉语)进行研究实际上总是要参照对另一语言(如英语)已取得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比,揭示该语言的特点,而对比描写的基础也是系统。所以对系统的研究标志着理论探讨的深入。

二、学者们试图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比较全面地而不是零星地解释某一语言现象或某一语言使用中的现象,如利用类通结构

潜势 (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 来解释交际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推理过程, 通过建立系统解释及物性与作格格局 (Ergativity) 的区别, 用元功能和级阶理论解释英语语法的歧义现象。这都有助于加深对这些现象的了解。

三、学者们扩大了系统功能语法理论的应用。仅就收入本书的论文看, 应用的范围已包括文学、文体学、广告语篇、日常会话、英汉翻译、作品赏析和外语教学。广泛的应用又必将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论文集中有几篇论文是对汉语的研究。采用系统功能语法的观点处理汉语的语法现象不仅可以促进汉语的研究, 而且还可以丰富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看来这方面的工作定会得到更多的重视。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胡壮麟教授、方琰教授、朱永生教授、许高渝教授、张文浩副教授、王凌副教授的关心与支持, 对此, 我们谨致衷心的感谢。

本书之所以最终能够付梓主要得助于杭州大学外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和环球中心的慷慨支持。在此我们谨代表本书的作者致以深切的谢忱。本书的出版也是和杭州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在此谨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任绍曾 马博森

1995. 2.

目 录

前 言

任绍曾 马博森

1 英汉疑问语气系统的多层次和多元功能解释 胡壮麟

14 A Tentative Thematic Network in Chinese 方 琰 艾晓霞

29 Discourse and Choice of Structure 任绍曾

58 A Functional View of Inference 张德禄

82 The Interdependency and Independency of the
Linguistic Levels in Determining Information
Structure 龙日金 彭宣维

* * * * *

106 英语中的语法比喻现象 朱永生

118 A Systemic-functional Analysis of
Transitivity and Ergativity 程琪龙

131 英语语法歧义现象的多级阶和多元功能解释 马博森

150 The Textual Function of Recursion in Text 桂 林

167 Linguistic Reflections of Different Genres
—— A Functional Approach 聂 龙

188 从 that 从句看语言、思维、现实的关系 咎连生

* * * * *

202 系统功能理论对现代文体学的影响 刘世生

- 213 语言艺术分析框架、语言模式和文学语篇的意义 顾明华
- 226 从存在过程析现代汉语的存在句 季永兴 唐立中
- 240 汉语化妆品广告的语篇特征 赵建成
- 248 日常会话语篇中的次语词 黄和斌
- 262 主位与英汉翻译 杨信彰
- 271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hesion in
Separating by John Updike 张照进 刘世铸
- 284 以系统功能观为指导思想改革教学——
 高年级阅读课教学重在“得体性”训练 郎天万

* * * * *

- 293 从普及评介到深入研究的开始 张照进

英汉疑问语气系统的多层次和多元功能解释

胡 壮 麟

1. 英语和汉语语气系统的不同

根据韩礼德(Halliday, 1985:71ff)对英语语气系统的功能描写,英语语气主要由两个成分,即主语和定谓成分(finite element)的出现与否和配列来体现。尽管汉语没有定谓成分,就主语和动词的关系来说,在描写汉语的陈述语气(主语在前)和祈使语气(一般省略主语)时,两者可勉强对应,如例1和例2:

[1]英: He is a student.

汉:他是一个学生。

[2]英: (You + Fin) go away.

汉: (你) 走开。

就惊叹语气来说,主语在前,惊叹词在所修饰的实词之前,两种语言仍有相似之处。只是英语的惊叹词组需前移到句子的主位位置,而汉语原位不动,其次,汉语一般要加上一个表惊叹的语气词“啊”。

[3]英: What a fool he is !

汉: 他(是)多傻啊!

两种语气系统的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疑问语气系统上。韩礼

德在总结英语疑问语气时提出三点：(1)定谓成分在主语之前体现“是非问”的语义；(2)在特殊提问中，如提问的是主语，则主语仍在定谓成分之前；(3)如不，则定谓成分在主语之前。下面分别与汉语比较：

[4]英：Is he a student?

汉：他是一个学生吗？

[5]英：Who is in the room?

汉：谁在房间里？

[6]英：Whose little boy are you?

汉：你是谁的孩子？

上述例子表明：(1)汉语因为没有定谓成分，主语总是在动词之前；(2)汉语有时在句末使用“吗”这样的疑问语气词，如例 4；(3)汉语的特殊疑问词不一定在句首出现，如例 6 中的“谁的孩子”。为此，汉语的语气系统特别是疑问语气系统，有必要根据汉语的特点另作描写，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之一。

2. 汉语的疑问语气系统

我国的语法学家把汉语疑问句区分为特殊问、是非问、选择问和反复问四类，对汉语疑问语气词主要介绍“吗”、“呢”、“啊”三个(丁声树等 1979；吕叔湘 1982)。在国外李讷和汤姆孙(Li and Thompson, 1981)也区分四类，即疑问词问句(question-word question)、选择问句、附加问句和语气词问句(particle question)。李讷—汤姆孙的“附加问名”相当于中国学者的“反复问”，尽管不同名称可相互对应，从分类所用术语可看到着眼点的不同，前者是功能区分，后者是形式区分。在本文中我按李讷—汤姆孙的形式顺序分别以 Q1, Q2, Q3, Q4 标记，举例如下：

[7]Q1 你请谁吃饭？

[8]Q2 你去还是他来?

[9]Q3 我们吃水果,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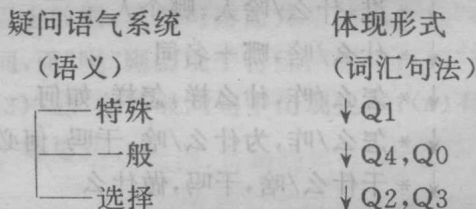
[10]Q4 他在那儿散步吗?

除这四种外,我还要加上第五种—Q0,即零形式问句,它在句法上与陈述句完全一致,丁声树等的著作中有以下例句:

[11]Q0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鲁迅)

其次,从功能看,选择问和反复问都要求在两种选择中取其一,从功能上可纳入一类,也就是说,所体现的功能实为三个,即特殊提问、一般提问和选择提问。功能属语义层,形式属词汇句法层,词汇句法层是语义层在语言中的体现。按系统功能语法的模式可以图式1示意(注:↓表示“体现为”):

图式1. 汉语疑问语气系统及其体现形式



3. 不同疑问语气形式的频率分析

上述系统网络中的体现形式是非常概括的,因为汉语有多种疑问形式。例如,当我们问及有关“人”的信息时,可在“谁”、“什么人”、“啥人”和“哪个人”等特殊疑问词中进行选择;当提问有关“方式”的信息时,则有“怎么”、“咋”、“什么样”、“怎样”和“如何”等形式可供考虑。但对在众多特殊疑问词和疑问语气词(question particle)中哪些词更为常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汉语疑问语气与英语疑问语气的异同等的报道不是很多。

鉴于这个情况,李淑静和我曾作过一项专题研究(李/胡

1990, 李 1990)。我们从当代的一些著名小说和剧本中收集材料,并作了统计分析。下面是其中的一些结果:

在 2552 个问句中,特殊问句有 1211 个,占 47.45%;一般问句有 1138 个,占 45.12%;选择问句有 203 个,占 7.95%;有 9 个问句将在第五节中专门讨论。

在特殊问句中,人们的提问是“人”(156 例,13.05%)、“物”(276 例,22.72%)、“状态”和“方式”(246 例,20.31%)、“原因”和“目的”(300 例,24.77%)、“地方”和“时间”(103 例,8.50%)、其它(128 例,10.57%)。由于每一项中有多种形式可供选择,最常用的,即非标记的我们以星号“*”标明,试见图式 2:

图式 2. 特殊疑问的语义功能及其体现形式

语义功能	体现形式
——人	↓ * 谁, 什么/啥人, 哪个人
——物	↓ * 什么/啥, 哪 + 名词
——方式	↓ * 怎么/咋, 什么样, 怎样, 如何
——原因	↓ * 怎么/咋, 为什么/啥, 干吗, 何必
——目的	↓ * 干什么/啥, 干吗, 做什么
——数量	↓ * 几, * 多少, 多 + 形容词
——地点	↓ * 哪里, 什么地方, 哪 + 地点名词
——时间: 点	↓ 几/哪 + 时间量词, 什么时候, 啥时候
——时间: 段	↓ 几, 多少, 多少时间, 多长时间

选择问句尽管只有 203 例,主要形式为“动词/形容词 + 不/没 + 动词/形容词”(145 例,71.43%),如“美不美”、“去不去”、“有没有”等。其次为其简化式“动/形 + 不”(35 例,17.42%),如“好不”、“抽烟不”等;“不 + 动/形”(9 例,4.43%),如“(你叫周淑英)不是?”

我们还发现,象“吗”、“吧”、“啊”等疑问语气词出现频率有很大悬殊,如“吗”主要在一般问句中出现,在 1138 例中出现 535 次,

占 48.77%，其余为“吧”(117 例，18.3%)和“啊”(48 例，4.2%)。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使用疑问语气词的、以陈述句形式出现的问句，即 Q0 型，仍多达 339 例(35.1%)，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而我们在 237 例英语语料中，只找到 22 例(9.3%)，这说明汉语比英语更多地使用 Q0 型。

句末的疑问语气词也出现于特殊问句和选择问句之中，后者为数较少。表 1 提供这方面的数据：

表 1	句末疑问语气词	特殊问句	选择问句
	总数	1211	203
	呢	318(26.3%)	15(7.4%)
	啊	121(10.0%)	8(3.9%)
	吧	3(0.2%)	2(1.0%)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可得出几个结论：(1)“吗”是一般问句的疑问语气词，而“呢”则出现于特殊问句中；(2)“啊”更多地见于特殊问句；(3)“吧”在一般问句中出現更多；(4)有相当多的一般疑问句采取了零形式。

4. 疑问语气的多层次体现

从第三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问句中，以“吗”、“吧”和“啊”形式出现的问句达 720 个，占 63.27%，而 Q0 型仅为 339 个(35.1%)。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共识：汉语一般疑问句的体现不同于英语，它主要通过词汇语法层上添加疑问语气词(如“吗”)来体现，如例 12 中 a 句为陈述句，b 句为问句：

[12]a. 小王去过大连。

b. 小王去过大连吗？

但有待解决的问题是疑问语气词既然没有在那些 Q0 型中出现，人们又如何区别它与陈述句在语义上的差别呢？如例 13 中的

两句在词汇语法层上的表达是一样的,但语义上却不一样:

[13]a. 小王去过大连。

b. 小王去过大连?

一般疑问句的情况与特殊疑问句不同,这是因为特殊疑问词如“谁”、“哪里”、“什么”等的出现提示人们了解说话者所要知道的特殊信息,但这个手段在一般疑问句中是不存在的。这就使我们想到说话人必然谋求用词汇语法层以外的手段来表达疑问语义,这就是在音系层通过语调升降的细微变化来表达疑问语义。正如王力所言,“吗”和“呢”之所以能省略,“因为有疑问的语调表示就足够了”(王力,1985)。我们不妨静听下例中的三句话便可发现疑问句与陈述句的语音差别,例 14 的 a 句和 b 句在音调变化上固然有明显差别,a 句和 c 句也有细微的差别:

[14]a. 小王去过大连。*

b. 小王去过大连吗?

c. 小王去过大连?

这里要说明两种情况:(1)汉语是声调语言,因此让某个字或词表示疑问语义时,其语调的升降会受到其它语音的制约,不如英语那么明显。试比较:

[15] Are you ready?

例 15 中英语句子的最后一个音节突然上升,其频率远远高于其它词语。b 句中的“连”音有相对的提高,但仍低于“去”、“大”两音。(2)我还认为,有 35.1% 的 Q0 是以语调表示疑问语义这一说法并不科学,从统计学上来说,百分之百的一般疑问句都要通过音系层的语调相对微升来体现问句,这使我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结论:在表达一般疑问语义时音系层的手段比词汇句法层更为重要。

虽然英语的 Q0 型比汉语的少,仍可认为音系层上升降调的

* 本文例 14、15、30—33 均附有语流图,由于制版困难,不得已而删去,请见谅。

使用是表达英语语气的主要手段。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说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它们的疑问语气都是在多层次上体现的。

5. 复合疑问型

原则上,一个问句可表现为经过调整的李-汤姆孙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即 Q1, Q2, Q3, Q4, Q0 五种形式中的一种。但在特殊疑问句中,我们发现除使用了特殊疑问词外,也使用了疑问语气词,这样出现了 Q1/Q4 或 Q2/Q4 的重叠,如:

[16]谁(Q1)当秘书呢(Q4)?

[17]态度友好不友好(Q2)呢(Q4)?

如果把 Q4 看作一般疑问的形式,那么,在一个问句中,既是特殊提问,又是一般提问,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为此,我认为在上述两例中真正表示疑问语气的分别为 Q1 和 Q2。两例中的“呢”在形式上可看作是象 Q4 那样的疑问语气词,但它主要不是表示一般疑问语义的语气词,它体现的功能更接近于情态功能(modality, M)。如例 18:

[18]他还在睡觉呢(M)。

在真实语境中,说话人不仅发问,而且对可能的回答,会同时流露出作自己的判断、估计、以至表示商榷的语义。当这种情态语义伴随特殊疑问一起出现时,便出现了这种似乎是情态语气和疑问语气重叠的情况。因此我试把“呢”的这一类语气词的用法叫做同时体现两种功能的“疑问/情态语气词”,以 Q/M 字母表示。

除“呢”外,汉语中还有一些表示疑问和情态双重语义或功能的语气词,如:

[19]你儿时(Q1)变得悲观了呀(Q/M)?

[20]接待站在啥子地方(Q1)哟(Q/M)?

[21]你看这封信还是你写(Q2)啊(Q/M),还是我写(Q2)?

Q3 和 Q0 较少存在重叠问题,后者是零形式,当然不易表现其重叠性,前者则早已占领末位,一般无需再加句尾语气词。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新增加的语气词仍是提供额外的情态意义。试比较例 22、23 和 24 中的 a 句和 b 句:

[22]a. 还没起(Q0)?

b. 还没起(Q0)哪(Q/M)?

[23]a. 这是借书证,你还没领(Q0)?

b. 这是借书证,你还没领(Q0)吧(Q/M)?

[24]a. 咱们吃水果,好不好(Q3)?

b. 咱们吃水果,好不好(Q3)呢(Q/M)?

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在英语中象 *Would you open the window?* 中的 *would* 既与主语 *you* 换位体现疑问语义,本身又表示情态语义,说话人以一种商榷的口吻提问。这样,疑问语气词的语义有的侧重于疑问的本义,可看作是概念功能,有的更倾向于情态,可看作是人际功能。

在第三节中谈到,在我们的语料中有若干一时难以归类的句型,如以下例句中的划线部分:

[25]我不去了,怎么样?

[26]朱先生是名教授,啊?

[27]嗯,谁跑了?

[28]哎? 这是谁的两匹布?

[29]嗨? 你这人咋回事呢?

在例 25 和 26 中,“怎么样”和“啊”颇似李一汤姆孙模式中的 Q3 型,但未以“动/形+不/没+动/形”的形式出现,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由于这两句中的主要部分是以陈述语气说出来的,难以断定其为疑问句。因此,疑问语气主要是通过“怎么样”和“啊”来体现的。它的主要功能是提示听话人把前面的陈述部分理解为提问,并期待听话人作出回答。这样,这些疑问词的功能更主要的是体现语

篇功能。

在例 27、28、29 中,第二部分都属 Q1 型,因为我们可找到“谁”、“谁的”、“咋”等特殊疑问词。这就是说,真正的疑问语义完全可由这个部分来表达。那么,象“嗯”、“哎”、“嗨”等词语的出现究竟起什么作用呢?对这类现象,国内语法书很少讨论。我认为,它们起的也是提示作用,不过,这次它们预先提示听话者,洗耳恭听真正的提问内容即将出现。这样,它们在第二层次上的元功能也应属语篇功能。本文初稿在讨论时,有人提出这一说法不适用于“独白”的情况,因为听话人没有参加话语交际。其实,独白是“内部言语(inner speech)”的一种,说话人对自己说话,对自己提问,当然也可对自己作语篇功能上的提示。

从说话者对这些词采用了微升调也可肯定它们是疑问语义的组成部分,试见例 30 和 31,难怪原作者在这两词后都用了表疑问语义的标点符号“?”:

[30]哎? 这是谁写的字?

[31]您上他家干吗去了,嗯?

汉语中有些疑问语气词的语篇功能在英语中也有反映,试见例 32 和 33,其中的 Eh 和 O. K. 也使用了升调,只是频率更高而已:

[32] Eh ? Where's my pen ?

[33] I meet you tomorrow, O. K. ?

总之,语气系统虽属人际功能,但在深层次上仍可看到其语义分别向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倾斜。这种次元功能的解释是有理可循的。韩礼德在分析主位结构时,并没有停留在语篇功能上,而是发现多重主位结构中各个成分分别倾斜于不同的元功能(Halliday, 1985 : 53ff),在分析名词词组和动词词组时他也作过类似的观察(Halliday, 1985 : 169ff; 176)。

6. 次元功能的心理现实性

为了验证疑问语气的次元功能的多重性和客观存在,我选择了一些例句,这些例句分属六个具体功能,实际上是三大元功能,如:

供受试人考虑的疑问语气的语义功能

A. 说话人对一个特殊信息提问。 (概念功能)

B. 说话人期待听话人对一个陈述加以证实。 (概念功能)

C. 说话人对某一事件表达自己的判断或估计。 (人际功能)

D. 说话人期待听话人对自己的判断或估计加以证实。

(人际功能)

E. 说话人提示听话人他将要提问。 (语篇功能)

F. 说话人提示听话人他前面所作的陈述实际上是个提问。

(语篇功能)

为了与英语对照,每个具体功能都有中英文例句各二,即每组各有以下 12 个问句:

汉语例句:

C1. 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吧?

C2. 您去过深圳吗?

C3. 小王看过不少书,是吗?

C4. 谁来的信?

C5. 咱们说好,您做我的导师,啊?

C6. 嗯? 我的词典哪儿去啦?

C7. 他结婚了没有?

C8. 您上他家干吗去了,嗯?

C9. 他为什么不露面了?

C10. 哎? 这是谁写的字?